

6-9
2

北江先生文集

門人吳兆璜
敬署



北江文卷第二

峯記

桐城吳闓生

起光緒二十九年癸卯訖三十三年丁未凡五年得文四十七首

譯理財學序

癸卯

余譯理財學既竟喟然而歎曰烏乎財之不可已也昔者夫子罕言利仁蓋難言之也太史公以利爲亂源其傷之至矣雖然古之賢聖何嘗不以財用爲兢兢顧其學不傳於後世耳禹貢首釐田賦當時必有專書而史記貨殖傳所載計然白圭之徒其義猶可考見秦漢以後爲政者類皆分民與國爲二其言國計賸民以自予耳未有取天下之財條而理之者也夫百姓無數君人者一而已舉億兆之衆以供一人之欲何所求而不給亦何學之可言歐

洲自希臘羅馬以降訖乎中世亦未聞理財之學至近世初紀學者乃頗振厲言財或重商或重農紛錯交出及亞丹斯密氏起總集大成剖析財貨之源精察毫毛釐然秩然天下翕然向風屹爲治國本謀可謂卓絕矣閒嘗思之樂利者人之同心也見利而後趨見不利而後避此盡人之所同然也明示其非利迫於義之不可已而爲之者百人之一二而已與百人之一二謀而遺其餘之九十八九人此非所以爲治也從其樂利之心而道之一世胥爲之靡矣夫豈權謀詐術之爲哉天下之美利固必蹈義乎取之不義而得利未有能據焉者也特不言其利而專督之以徇義而義乃見爲苦矣其爲事盡同獨見爲苦者罕勸焉人性之固然莫之能強也此仁義之所以不昌而利之說之爲效溥與歐洲列國之富庶衷於此而已豈曰亂源乎哉然則斯學也聖王有作其亦

不易矣乎癸卯正月元日記

賀先生云議論透關筆尤曲折

譯西史通釋序

余譯早稻田學校所輯西史自埃及巴比倫古國以至希臘羅馬歐洲列強之發源下接乎近世凡十餘萬言於西方民族變遷世運升降成敗之迹既詳盡矣嗟乎古今之變誠不可勝窮方國家昌盛典章文物燦然照爛千載生其際者寧謂蠻夷僊野已所擯不與列之民有巽然出乎其上之一日哉而忽焉澌滅以盡至遺教餘澤空涵孕乎他族使後之來者追維前烈歎聲靈震耀如此曾不以救危亡良可哀矣勝敗何常之有後先相望不得人則聲沈響絕及乎英材崛起紐絕綱迴狂瀾發雲興赫焉爭前載之光者指不勝屈也意造物者故無成範於其閒而一付其人之自爲乎六洲廣壤今供三五列強所鞭笞伊彼其先固希臘羅馬所

視爲蠻荒鬼域者之苗裔也烏乎烈矣夫

賀先生云
奇情遠韻

先府君行述

先君諱某字某安徽桐城縣人道光二十年庚子九月二十日生以第一人入學爲諸生中同治甲子科第九名舉人乙丑科第八名進士生平於制科無再試者家門世有陰德先王父尤以道義高鄉里先君性至孝於兄弟友愛無與比幼苦貧刻厲向學嘗得一雞卵不肯食易松脂以照讀書既舉進士以文學見知湘鄉曾文正公公奇其才以爲漢之禰衡佐文正幕府六年文正移江南先君留官直隸因佐合肥李文忠公幕府當是時叛亂初定外國駸駸內嚮海宇洞開風會旣一變奇譎賊幻之端皆前古所未嘗有而在廷諸臣學識不足應變多狃習常故鮮閱通遠覽之材能深察未然與時勢相推移以矯制更俗扶進國運者中外大疑大

計壹決於曾李兩相李公尤特立以當外交之衝先君左右其閒事無大小無不爲盡二公亦深相倚重舉時務機要悉以資之故先君仕雖未顯而所營度多有關於天下之大今刊行曾李奏議大抵出先君之手先君既參贊當世大政出其緒餘以爲官一州郡所至卓著名績在李幕未幾補深州直隸州知州遭先王父母喪居憂六年起復署天津府知府遂補冀州直隸州知州任冀州八年冀故辟左下邑先君振興文教英彥蔚起遂爲畿輔之冠地汙下田斥鹵不治多水潦患先君爲開渠六十餘里導積水入滏建數牖以司閉縱由是增沃田十餘萬畝商旅鱗萃民用饒給營建之初謗議紛集效久而彌念之先君在官盡心民事興學開渠其最著云好客延進後輩惟恐不及士爭歸向通州范先生當世才高能文先君致之官所傾宦囊待之恣所爲不問范先生以此

取重名於天下至於友朋危難輒銳身營救不顧計禍福利害也又善御下有劇盜名聞遠近前政不能制歸命先君嘗得其死力以此捕治盜賊無不效者然先君性恬退不樂仕宦於衆所慕趨榮塗避去若浼惟文正公最知先君文正薨先君益孤立無所恃以故人官二十年同列多躋顯要或膺方面重寄立盛名於京朝而先君不進一階不加一秩久之卒謝病去李文忠嘗再三欲薦先君先君不屑就也罷冀州後遂欲南歸李公切辭留之曰我老國家艱危至此公何更忍棄我我死乃聽公歸耳先君憐其意不復言去顧以性坦直不能阿世取容思欲就閒處以教育後進自任乃留居保定主講蓮池書院自是迄終世先君之志事一在於教化矣罷官十餘年深冀之民始終仰戴如慈父母歲時過從相續先君不營生計謝病後囊無一錢有急深冀之人輒醵資集數

千金以供所需如此者前後凡數四先君雖不受而諸人之行未之有改在保定十年以新學倡導士子風氣豁開積習梳薙士多以英偉識時務著聲後來興事叛業者咸出其門先後立英文曰本文學堂延英曰名人爲之教授於時外國學爲衆所未聞俗論多震駭之者先君不爲動未幾亂民釁起日以仇殺外人爲事學悉壞散先君又建言大府宜急捕治毋使熾大府方蘊亂不能用先君亦以此不容於衆事急乃挈家出走幾不得免先君雖在難倉皇顛沛而意氣泰然諷誦自若無驚遽之色也嘗避地深州法軍略地至深已及郊矣州人兇懼欲舉城夜遁先君召集人吏籌退敵之策親巡街市以鎮撫之卒以無事後數月李文忠來持和議先君乃至京師時文忠猶欲薦先君密使所親相勸先君盛言其不可勸者曰君自論病耳今將勒君使下藥當奈何答曰今代

高醫無如相國以相國所不能而謂下走能之乎吾以太平時辭官若以危亂時起復何顛悖若是相國愛我使處一講席或南或北當令諸生略識時務萬一爲國家收用不至愚謬誤國是我所庶幾出仕非所能也無何和議成文忠亦薨逝於是先君決意歸士人非弟子者魏鍾瀚等千二百人上書卧轍攀留徑置不顧壬寅春天子懲於往事發憤圖強謂莫急於興學詔行省府州縣咸用西法立學堂首於京師創立大學堂以爲之倡筦學大臣吏部尙書張百熙以學堂之立首在主持之得人親枉駕過先君客邸堅請出相助不可則扶服以請猶不應張公不待許諾徑奏聞之於上得俞旨賞加五品卿銜充大學堂總教習先君聞命猶爲書告張公力辭殊無意應也是時中國初用西法立學苦不得要領獨曰本變法已久其全國皆設學校兼用中西法斟酌盡善先君

乃告張公願往日本訪詢學制備采擇以藉答其意張公喜諾歲
五月約裝東渡先君喜結納外國人與歐美名士上下議論勤勤
懇懇見者無不傾倒英美人林樂知李提摩太之屬皆慕交先君
美教士路崇德嘗語人曰吾見中國人多矣學識襟抱未有萬一
及吳先生者真東方第一人也曰本同文之國其人士於先君尤
親厚門人中島裁之絕海來從問學曰本人之在中國者無道路
遠近必踵門求謁丐書詩文通款洽爲榮及東遊議定其舉國人
士無不驚喜相告以爲兩邦幸名卿貴人官吏百執學徒婦女下
至竈門厮養之徒莫不爭延頸踵懷慕望相屬至止之曰長崎神
戶大阪東西京名流集會將迎者數千人皆設盛筵爲酬酢傾一
國士望以賓禮先君先君一以和恕接之言論懇直無矯飾見者
無不意饜以去咸推服欣誦不容口先君官不過大夫非盟聘專

使無覲見國君之例曰主明治特延見示敬在東京每雞鳴而起
宵旰不暇寢食考覈學事文書山積日夕應客以百十數皆一一
親與筆談反復詰難詳盡又於其閒與舊學家商榷經史詩人墨
客流連文酒之會巡察諸學規制縱覽園林名勝山水佳麗之地
酣嬉極意窮遊讌之樂而公事畢舉凡東遊三月門不絕屨車無
停軌曰本賢雋望風辟易驚歎以爲天人也及旣辭歸舉國人無
不恟然若有大失者當先君東遊日本優禮殊等中朝官相顧駭
異於是有所爲蜚語於朝者其用意至佻險一二大官和之且致不
測之禍曰本報紙傳載其語憤激特甚先君置不爲意將歸請於
筦學大臣得便道一過故里因攜日本教師一人以南爲鄉縣立
小學堂旣歸不暇問家事卽至會城召父老謀立學盡極勞瘁議
甫就臘盡始還家門中途冒大風雪得寒疾素不用中土醫藥疾

亟自安慶召西醫到家診視已不可治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晨朝遂卒享年六十四歲先君精神純固老而不衰健步強飯如三四十歲人倉卒遘疾遂至不起蓋非盡其天年也不孝羈遊日本聞先君卒乃歸先君逝已十日旣棺歛矣哀哉先君以孝友文章名天下官深州時迎養王父母兄弟怡怡奉事無閒伯父病服役左右屏絕婢僕及季父以羸疾養疴冀州家亦少豐於是盡財力所及調護之噢咻撫視累十年無一日怠忽遠近稱歎叔父官山東縣令亦苦羸疾冬春閒尤劇先君在蓮池每歲晏輒跋涉千里省弟治所舉官私事悉爲料理春盡乃還終其任不變叔父力疾從官忘其身之勞也其爲學於古今中外無不通貫要以滌民智自強濟時變爲宗蓋自漢以來二千餘年號稱儒者不可勝數而真能與於學問之事者無幾人也晚近世變益亟環海諸國

競富强新術吾徒竊守敝俗尤不足與相抗先君以爲自古求道者必有賴於文而其效必有以利濟乎當世不知文事不足以明前哲之意旨而通變以爲世用自羣經子史下逮百家之書一以文之醇疵高下裁之千秋作者莫逃其衡鑒於西人新學新理尤兢兢嘗欲擷彼所長化裁損挹以大行於天下旣不獲見諸實用乃一發之乎其文章欲肇厥端緒以下開夫千百年後聰明才智之倫庶幾有能繼起而行吾志者故先君之文歸焉關世之安危非他家所敢望所著書易經說於千古疑滯條理咸晰而文體尤崇絕門人邯鄲李景濂讀之歎曰古今惟司馬子長韓退之吾不敢知能此者無第三人矣侯官嚴復者以精通西學爲中國第一所譯書皆謁先君審定退而服曰某沈潛西籍數十年於彼中玄奧不能悉了也先生往往一二語已洞其要中外學術一貫固如

是乎門人安平弓汝恆盡棄他業專心輿地之學三十年著古今地理沿革表數十卷自以貫穴經傳於古無兩讀先君所校地理書乃咋舌自失謂盡生平所未知其博涉旁通多此類嘗以謂學術之與事功不可區分爲二近百年來惟曾文正公能用其所學樹偉績於當世門下如郭薛張黎咸得其一體然曾公享年不永不能究極未來之事變方今之世新舊乘除存亡絕續之交也立乎新舊乘除存亡絕續之交以樞紐天下之安危能隨機肆應與列強上下角逐使知中國有人斂手而不敢動者惟李文忠一人雖不必以學力與殊方機智之儔相爭衡其所獨得者蓋出天性也李公死天下空無人矣近時士大夫熟覩禍至之無日亦嘗相與痛憤太息憂之然而莫之效者非必濟亂之材無其人績學之功不足也變旣曰棘後之世必非不學無術偏長淺涉小智之徒

所能勉強支柱者非舉中外學術融會於一冶以陶鑄而裁成之
未足言人材矣顧能操其柄而責之效者固曠世所希覲耳故先
君晚年所規畫汲汲若不及者尤以興學造新材當世變爲亟
壽不盡其年時不副其志朝廷大臣方虛懷相畀士流多仰首以
託命者一旦不幸遂至摧折以死意者天之不可知耶抑固命也
烏乎其酷矣夫先君服御簡薄生平於事物無所好獨好聚書雖
匱乏輒出重金購書藏書數萬卷皆手自釐定居恆手一卷不釋
所著書已刻者有寫定尙書一卷深州風土記二十卷東游叢錄
四卷其餘經說詩文尺牘日記若干卷釐定羣書若干種多爲學
經世之要先君禁傳播文字故交游罕得見者不孝將謀刊刻行
世以俟後聖君子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不孝男闔生謹述

賈佩卿云
前挨敘後

總敘極力表章而不傷
繁不隔氣真大手筆

先府君哀狀

府君體素弱而善自攝養從不輕有疾病去歲奉旨派充京師大學堂總教習請於筦學大臣至日本訪詢學制勤劬將事東報嘗稱其精力過絕數人勞瘁異甚不能將息歸國後請假歸里一行沿途感觸風寒因以致疾至正月初七日病篤由省城延西醫到家診視無效十二日卯刻遂棄人世而長逝矣嗚乎哀哉不孝方遊學日本相距萬里十五日得電信稱府君疾重踉蹌奔還至上海已聞噩耗當卽變服匍匐歸家距府君之逝已十日矣生不能養死不能送曾不得一日盡人子之職嗚乎哀哉府君懿行碩學爲天下所共聞見獨東遊之役其盡瘁徇職以致隕身報國之蹟交遊間或未得盡知有不得不含痛縷述以達公鑒者府君初膺張尙書知薦雖再三辭讓其後旣被朝旨乃毅然欲有以自任以

答知遇故自請爲出海之行計其時前死纔數月耳以六十垂白之年行萬里絕海之域溽暑炎蒸之際勞瘁百端初至查視學校每日輒十數區自講堂教室以至一椽一桷之微自圖籍儀器以至一名一物之細凡構造之精陳列之備無不詳加察覽曲與擘究炎天赤日之下步行數十里各校講師更番應客而府君曾無休時從者皆意怠神疲不能自振府君亦憊甚左右或言先生憊甚矣府君奮然曰吾爲國家至此殫精考覈正在此時不可不自敦率乃益振厲將事在東京日夕應客以百十數皆一一親與筆談日盡數百紙無一語不及教育事者所接亦多教育名家反復詰難曲盡其蘊客退輒撮記精要手錄成冊每至過午不食夜分不寢以爲常日本報館主筆屢用驚歎而府君精力實以此盡矣嘗獨攜一譯人往訪該國宮中顧問田中不二磨田中嘗爲日本